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十七回 袁寶兒賭歌博新寵 隋煬帝觀圖思舊游

詩曰：君德雖雲否，蒼天亦毒哉！

笙歌令耳障，錦繡引情呆。
任彼荒淫性，成他奢侈才。
江山將盡矣，猶送美人來。

又云：

社稷已搖動，君王只好游。
才聽新柳曲，便想古揚州。
世事何時了，人情不肯休。
興亡多少恨，明月照邗溝。

話說煬帝與蕭後等游北海回來，方才上岸，只見中門使段達俯伏在地，手捧著幾道表文奏道：「邊防有緊急表章，臣不敢耽阻，謹進上御覽定奪。」煬帝笑道：「當今四海承平，萬方朝貢，有什麼緊急事情，要這等大驚小怪！」遂叫取上來看。左右慌忙先將第一道獻上。煬帝拆開看時，上寫道：「為邊報事：弘化郡以至關右一帶地方，連年荒旱，盜賊蠭起，郡縣不能御治。伏乞早發良將，剿捕安集，庶不至猖獗等情。」煬帝道：「天下這等太平，如何還有盜賊！這都是郡縣官員假捏虛情，後日平復了好冒功請賞。」蕭後道：「此等之事，雖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陛下只遣一員能將去剿捕便了。」煬帝取第二道表文來看，卻是吏、兵二部「為推補事：關右一十三郡盜賊生發，郡縣告請良將。臣等會推得衛尉少卿李淵，才略兼備，御眾寬簡得中，可備弘化郡留守，提兵剿捕盜賊，伏乞聖佛定奪。」煬帝看了，就批旨道：「李淵既有才略，即著備弘化郡留守，總督關右一十三郡兵馬，剿除盜賊，安集生民，俟有功另行升賞，該部知道。」煬帝批完，即發與段達。段達因見是邊防緊急事務，不敢耽擱，隨即令跟隨傳與吏、兵二部多了。

煬帝才批完，猛想起李淵是隴西人，又姓李，恐怕應了天文與讖語，如何反假他兵權？心下只管沉吟，欲要追回成命，又見疏已發出；欲要改委一人，又因一時沒有良將。也是天意有定，煬帝正躊躇未決，段達忽又獻上一道表來。煬帝慢慢的展開看時，卻是長安令獻美人的奏疏。煬帝見了，心下一喜，就連李淵的事情都忘記了。因問段達道：「既是獻美人，美人卻在何處？」段達奏道：「美人現在苑外，未奉聖旨，不敢擅入。」煬帝即傳旨叫宣。不多時，將美人宣入院中。那美人見了煬帝與蕭後，慌忙輕折纖腰，低垂素臉，俯伏在地。煬帝將那美人仔細一看，真個生得嬌怯怯一團俊俏，軟溫溫無限駐騷，比那些脂唇粉面，大不相同。有詩為證：

浣雪蒸霞骨欲仙，況當十五正芳年。
畫眉窗下驕新月，掠鬢風前鬥晚煙。
桃露不堪爭半笑，梨雲何敢壓雙肩。
更餘一種憨呆態，銷盡人魂實可憐。

煬帝見那女子生得十分嬌情，滿心歡喜，因親用手將她扶起，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歲？叫什麼名字？」那美人答道：「妾姓袁，小字叫做寶兒，今年才一十五歲。妾家父母聞知萬歲選御車女，故將賤妾獻上，望聖恩收錄。」煬帝笑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！決不退回。」遂同蕭後帶了寶兒，竟到十六院來。眾夫人見煬帝新收寶兒，忙治酒來賀。大家又吃了半夜，單送蕭後還宮。煬帝就留在院中與寶兒宿了。原來寶兒年紀幼小，猶未諳風情，與煬帝交歡，當不得蜂採蝶彩，做盡了百般嬌怯。煬帝滿心暢快，愈加憐惜。次日起來，就賜她為美人。自此以後，行住坐臥，皆帶在旁邊伺候，倒有十分寵幸之心。寶兒卻無一點恃寵之意，終日只是憨憨的耍笑，也不驕人，也不作態，煬帝更加愛她。就是十六院夫人，也都喜她溫柔款。煬帝又叫樂人教她歌舞吹唱，也是她福至心靈，教著便知，學著便會。不多時，歌喉舞態，比眾美人更覺有幾分輕揚婉轉之妙。

一日，煬帝在院中午睡未起，袁寶兒私自走出院來，尋著朱貴兒、韓俊娥、杏娘、妥娘眾美人去耍子。杏娘道：「這樣春天，百花開放，我們去鬥草，何如？」妥娘道：「鬥草左右是這些花，大家都有的，不好耍子，倒不如去打鞦韆，還有些笑聲。」韓俊娥道：「好不好，鞦韆怕人子，我不去。」朱貴兒道：「打鞦韆既不好，大家不如同到赤欄橋上去釣魚罷。」袁寶兒道：「去不得，倘或萬歲睡醒尋我們時，卻如何曉得？莫若選到院後去演歌舞耍子，還不誤了正事。」大家都道：「說得是。」遂一齊走進院來，回到西軒中坐下。一遞一個，把那些新學的詞曲共唱演了半會。朱貴兒忽然說道：「這些曲子，只管唱它，沒有什麼趣味。如今春光明媚，你看窗前的楊柳青青，好不可愛。我們各人，何不自出心思，即景題情，唱一支楊柳詞兒耍子。」杏娘說道：「既如此，便不要白唱。唱得好的，送她明珠一顆；唱不來的，罰她一席請眾人，何如？」美人都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妥娘道：「還該哪個唱起？」朱貴兒道：「這個不管，但有的就先唱。」說訖了，韓俊娥便輕敲檀板，細囀鶯喉，先唱道：

楊柳青青可憐，一絲一絲拖寒煙。
何須桃李描春色，盡出東風二月天。

韓俊娥唱罷，眾人都稱贊道：「韓家姐姐唱得這樣清妙，真個是陽春白雪，叫大家如何開口！」韓俊娥道：「姐姐們不要笑我，少不得要罰一席相請。」說訖了，只見妥娘也啟朱唇，翻貝齒，嬌滴滴唱道：

楊柳青青欲迷，幾支長鎖幾支低。
不知綵織春多少，惹得宮鶯不住啼。

妥娘唱畢，大家又稱贊了一會。朱貴兒方才輕吞慢吐，嘹嘹嚶嚶唱將起來道：

楊柳青青幾萬枝，枝枝都解寄相思。
宮中哪有相思寄，閒桂春風暗皺眉。

貴兒唱完，大家都說道：「還是貴姐姐唱得有些風韻。」貴兒笑道：「勉強塞責，有什麼風韻在哪裡？」因將手指著杏娘、寶兒說道：「你們且聽她兩個小姐姐唱來，方見趣味。」杏娘微笑了一笑，輕輕的調了香喉，如簫如管的唱道：

楊柳青青不挽春，春柔好似小腰身。
謾言宮裡無愁恨，想到秋風愁殺人。

杏娘唱罷，大家稱贊道：「風流蘊藉，又有感慨，其實要讓此曲。」杏娘道：「不要羞人，且聽袁姐姐的佳音。」寶兒道：「我是新學的，如何唱得？」眾人道：「大家都胡亂唱了，偏你能歌善唱的，倒要謙虛。」寶兒真個是會家不忙，手執紅牙，慢慢的把聲容鎮定，方才吐過雲之調，發繞樑之間，婉婉囀囀的唱道：

楊柳青青壓禁門，翻風掛月欲銷魂。
莫誇自得春情態，半是皇家雨露恩。

寶兒唱了，大家俱各稱贊。朱貴兒說道：「若論歌喉婉囀音律不差，字眼端正，大家也都差不多兒。若論詞意之妙，卻是袁姐姐的不忘君恩，大有深情。我們皆不及也！大家都該取明珠相送。」寶兒笑道：「朱姐姐休得取笑，得免罰就夠了，還敢要什麼明珠。羞死，羞死！」杏娘道：「果然是袁姐姐唱得詞情雙妙，我們大家該罰。」眾美人正爭嚷間，只見煬帝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，

笑說道：「你們好大膽，怎敢瞞了朕在這裡賭歌。」眾美人看見煬帝走來，都笑將起來說道：「妾們在此賭胡謔的歌兒耍子，不期被萬歲聽見。」煬帝道：「朕已聽見多時矣。」原來煬帝一覺睡醒，不見了寶兒，忙問左右，左右對道：「在院後軒子裡與眾美人演唱去了。」煬帝遂悄悄走來，將到軒前，聽到眾美人說也有，笑也有，恐打斷了她們興頭，遂不進軒，倒轉折過軒後，躲在屏風背後，讓她們耍子。故這些歌兒，俱一一聽得明白。當下說道：「你們不要爭論，快來待朕替你們評定。」眾美人真個都走到面前，煬帝看著朱貴兒、韓俊娥、妥娘、杏娘四人說道：「你們四個詞意風流，歌聲清亮，也都是等閒難得的。」又將手指著袁寶兒說道：「你這個小妮子，能學得幾時唱就曉得遣詞立意，又念皇家雨露之恩，真個聰明敏慧，可愛可喜也！」寶兒也不答應，只是憨憨的嘻笑。煬帝又道：「你們倒耍得有趣，都該重賞。」遂叫左右取吳綾蜀錦，每人兩端。寶兒加賞明珠二顆。說道：「你既念皇家的雨露。朕皇家雨露，不得不偏厚於你。」寶兒與眾美人都一齊謝恩說道：「萬歲評論極公。」

煬帝大喜。正要叫看宴，忽見王義來奏道：「蕭娘娘見木蘭庭上百花盛開，遣臣請萬歲御駕賞玩。」煬帝對眾美人說道：「木蘭庭上，倒也有些景致，朕昔時日日在裡面遊戲。自從有了西苑，倒許多時不曾去游。今日既是花開，蕭娘娘來請，朕就請你們大家去一賞，卻也是片時的行樂。」眾美人道：「妾等之幸也！」煬帝大喜，遂起身帶了寶兒等五人，同上玉輦，竟回宮來。蕭後接住說道：「妾偶見木蘭庭上萬花齊放，故差王義迎請陛下賞。」煬帝道：「朕久不到此，正要一遊，不想御妻有同心也。」二人一邊說，一邊走，須臾之間，早到了木蘭庭上。煬帝四圍一看，只見千花萬卉，簇簇俱開。真個是皇家春色，十分富麗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殿庭弘敞，窗戶玲瓏。雙雙乳燕，亂逐珠簾；簇簇夭桃，分遮繡幕。錦屏列闌苑名花，玉砌堆瑤池異草。東風楊柳正妝成，遲日海棠初睡起。鳳閣春深，千門裡一群嬌鳥啼花；龍樓日暖，半空中百丈游絲繞樹。蝴蝶香濃飛不起，流鶯聲滑叫還低。真個是皇家富貴如天地，御苑繁華勝萬方。

煬帝與蕭後帶領著眾美人，四下裡遊賞了半會，方才到庭上來飲酒。飲了數杯，蕭後因問道：「陛下在苑中作何賞玩？卻被賤妾邀來。」煬帝道：「不曾作什麼。朕偶然睡起，只見他們五個躲在院後軒子賭唱歌耍子，被朕竊聽了半日，倒唱得有趣味。」蕭後道：「怎樣有趣？」煬帝遂把眾美人如何唱，如何賭，與自家如何評定，都一一對蕭後說了。蕭後因看著眾美人說道：「你們既有這等好歌兒，何不再唱一遍，待我聽一聽，看萬歲爺評定的公也不公？」煬帝道：「有理有理！也不要你們白唱，唱一支，朕與娘娘飲一杯。」眾美人不敢推辭，只得照舊將楊柳詞兒，一家一個，又重新唱了一遍。蕭後俱稱贊不已。末後輪到袁寶兒唱時，煬帝正要賣弄她「皇家雨露」之句，留心側耳而聽。不想她更逞聰明，不襲舊詞，又信著口兒唱道：

楊柳青青嬌欲花，畫眉終是小宮娃。

九重上有春如海，敢把天公雨露誇。

煬帝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你看這小妮子，專會作怪！她因御妻在此，便唱：『九重上有春如海，敢把天公雨露誇。』這明明是以宮娃自謙，見她不敢專寵之意。」蕭後大喜道：「她年紀雖小，倒有些才情分量。」因叫到面前，親自把一杯酒遞與她吃，說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倒知高識低，曉得事務。既念皇恩，又不敢誇張，真可謂淑女矣。」又將自帶的一副金釧取下來賞她。寶兒謝恩受了，也不做聲。只是憨憨的嘻笑。煬帝大喜，一連滿飲了數杯，不覺微有醉意。遂起身到各處去閒耍，偶走上殿來，只見殿中間掛著一幅大畫。畫上都是細泥金筆畫的，也有山水，也有人物，也有樓台寺院，也有村落人家。煬帝見了，便立定腳細細而看，半晌並不轉移。蕭後見煬帝注看多時，恐勞神思，便叫貴兒去請他飲酒。貴兒去請，煬帝也不答應，只是注目看畫。蕭後見煬帝請不來，又叫寶兒拿了一種新煎的龍圖細茶，送與煬帝吃。煬帝只顧看畫，並不接茶。

蕭後見煬帝看得有些古怪，連忙立起身，慢慢的走到面前，徐徐問道：「這是哪個名人的妙筆？」煬帝道：「哪裡名人，什麼妙筆！」蕭後道：「既不是名人妙筆，陛下何勞這般愛他，戀戀不捨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哪裡是愛這幅畫兒，只是思想舊游之處，故越看越覺有些傷神。」蕭後道：「這畫上是何處？乞陛下說與妾知。」煬帝道：「這畫乃是一幅廣陵圖，朕見此圖，忽想起廣陵風景，故有些戀戀不捨。」蕭後道：「此圖與廣陵可有幾分相似？」煬帝道：「若論廣陵山明水秀，柳媚花嬌，那一段秀美風景，這圖兒如何描寫得出？若只論地方的宮殿寺宇，形勝之處，一指顧間，都歷歷如在目前。」蕭後就將手指著問道：「此一條是什麼河道？有這些舳舻舟楫在內？」

煬帝見蕭後問他詳細，遂又走近一步，將左手伏在蕭後肩上，把右手指著畫上細細說道：「這不是河道，乃是揚子江也。此水自西蜀三峽中流出，奔流萬有餘里，一直竟到海中，由此遂分了南北。古今所謂天塹者，皆由此江得名也。」蕭後道：「沿江這一帶，都是山川？」煬帝道：「這正面一帶，是甘泉山；這左邊的，乃是浮山。昔大禹王治水，曾經此山，至今山上還有一個夏禹廟。左邊這一座，卻叫做大銅山，因漢時吳王濞在此處鑄錢，故引得名。那背後一帶小山叫做橫山，昔昭明太子曾在此處讀書。這四邊散出的是，乃是瓜步山、羅浮山、摩訶山、狼山、孤山等處，俱是廣陵的門戶。如今在畫中看來，不過只見些形跡。若到廣陵一望，真個鬱鬱蔥蔥，甲天下之秀美。」蕭後又問道：「中間這座城池，卻是何處？」煬帝道：「這叫做蕪地，又叫做古邦溝城，乃是列國時吳王夫差的舊都。旁邊這一帶水，也是吳王鑿了護此城池。此城居於廣陵之中，大得這些山川拱衛。朕意要另建一都於此，以便收攬江都秀氣。」蕭後道：「這小小一城，如何容得天子建都？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在畫上看了覺小，若到那裡，盡寬盡大，可以任情受用。」因以手指著西北一塊地方說道：「只此一處，便有二百餘里，與西苑大小爭差不多。朕若在廣陵建都，此處定要造十六處宮院，與西苑一般。」又四下裡亂指道：「此處可以築台，此處可以起樓，此處可以造橋，此處可以鑿池。」煬帝說到興豪之際，不覺手舞足蹈，欣然快暢起來。後人有詩感之曰：

隋家天子愛風流，拋擲江山意浪遊。

情到動時持不住，心當放處豈能收。

紛絲飛絮茫無定，野馬塵埃亂未休。

識得繁華成夢後，夕陽衰草已含愁。

蕭後見了笑道：「陛下只如此說說，便有喜色，若陛下真建都於此，還不知何等快樂！」煬帝忽然又長歎一聲說道：「朕前日幸江都時，便要在此建都，不期回京，日有萬機，羈絆此身，竟將歲月都蹉跎過去，久不能遂朕之心。」說罷，便覺有慘然不樂之意。蕭後道：「陛下乃天下之主，就要去一遊，也是易事，何必便愁苦起來！」煬帝道：「朕為天子，豈不知遊幸易事！但思道路迂遠，一去便有千里之遙。到了那裡遊賞不得幾時，記念御妻，又要思想回來。去一千里，回來又一千里，只管在道路上奔波，殊為不便。又且獨自一個遊覽，亦覺寂寂寞寞，沒有十分興趣。」蕭後道：「既如此，陛下何不挈帶賤妾，並領了十六院夫人、眾美人，同去一遊，豈不勝概！」煬帝道：「朕實有此心，只奈這是一條旱路，沙塵撲面，車馬勞頓，御妻如何吃得這樣辛苦！」蕭後道：「妾聞有四十九座離宮別館，一路上俱有住紮，哪裡便見得辛苦！」煬帝道：「雖有離宮別館，只在晚間住了歇宿，日間不得一程一程要往前進發，那些車塵馬足的勞攘，甚是悶人。再帶領了許多妃妾們，七起八落，如何得能個快活！」蕭後道：「陛下所慮極是。何不尋一條水路，多造些龍舟，則妾等皆可安然而往矣。」煬帝笑道：「若有水路，也等不到今日。朕又何消這樣算計！」蕭後道：「難道就沒有了一條水路？方才那條揚子江，恐怕有路可通？」煬帝笑道：「太遠太遠，通不得，通不得。」蕭後道：「陛下不要這般執拗，明日且詳臣商議，或者別有水路，也未可知。今日且去飲酒，莫要只管愁煩，為後日的風光，倒誤了眼前的行樂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之言是也。」遂攜了手，依舊到庭上來飲酒。正是：

欲上還尋欲，荒中更覓荒。

江山磐石固，到此也應亡。